



45
1267



雜寫



特別



15
1267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動而
 生陽。動極而靜。而
 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
 分陽。兩儀立焉。○朱子曰無極
 而太極。是無形之中。有極至之
 理。理学卷之一
 邱子曰。夫無者。從而存者。也。有

者反而無者也清濁混而為一
是謂大極者已見氣也
大極之所以判兩儀之所以分
者孰使之然邪其所以然而
然者由道之變也○朱子曰
大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時
便是陽之大極靜時便是陰之
大極蓋大極即在陰陽之裡○

自見在之事物觀之則陰陽
大極推其本則大極生陰陽
邵子曰一氣分而為陰陽判得
陽之多者為天判得陰之多者
為地又曰天生乎動者也地生
乎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
之道盡之矣○如欲知天地之
所以為天地捨動靜將安之焉

朱子曰。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是水火二者。水之浮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為波浪之狀。不知因甚。麼時凝了。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何想得如潮來湧起。沙相似。日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建雷電日星之屬。五理類卷之二

朱子曰。五峯所謂一氣太息。震蕩無限。海宇變動。山動川湮。一物消盡。舊跡大滅。是謂鴻荒之世。嘗見高山。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變為高。柔者却變為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六同

此

魯齋鮑氏曰：輕清上浮者為天，圓而動，包著箇地，而靜在天之中，所以重濁下沈者，皆天氣之查浮，疑聚於下者也。原其初則一氣而已。指同臨江長九韶曰：愚按先儒之論天地之初，混沌鴻蒙，清濁未判，但一氣耳，及其久也，共運轉於外。

者漸：輕清其凝聚於中者，漸重濁，輕清者積氣成象而為天，重濁者積氣而成象為地。天象日月星辰也，地形水火土石也，天包地外，旋繞不停，地處天內，安靜不動，天之旋繞其氣急勁，故地浮載其中，不陷不墜。岐伯所謂大氣舉之是也。十三目

邵子曰天依^可地何^附依
曰附乎天謂然則天地何所依
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
其形也首涯其氣也無涯○
朱子曰康節此言。惟恐人於
天地之外別尋去處故也天地
無外所以其形有涯其氣無涯
也又曰康節此說言今曆家所

未及目

邵子曰天圓地方天北高而南
下望之如倚蓋地東南下而
西北高此以東南多水西北多

山^{十五}

觀物張氏曰天圓如虛球地斜

隔其中^目

胡用之問地如肺形質雖硬
而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乎其中。

地便承受得這氣發育萬物朱
子曰然要之天形如一箇鼓鞞
。皮殼子中間包許多氣陶鑿

消長之目

朱子曰。天形半覆地上半繞地
下左旋而不息其樞紐不動之
處則為南北極。南極低入地
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

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
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
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
而不動其傍則諸星隨天左旋
更迭隱見自

朱子曰。北辰譬如輪之轂如
磴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同
緣督趙氏曰。天如雞子地如

中黃然維子之形不正圓古人
非以天形相似而比之但偷天
包地外而已以此觀之天如蹴
毬內盛半毬之水水上浮一木
板比似人間地平板上雜置微
細之物比如萬類蹴毬雖圓轉
不悉已板上之物俱不覺知謂天
體轉旋者天非可見其體因象

星出沒於東西管轄於兩極有
常度無停機遂即星所附麗擬
以為天之體耳其同
張元節云曰天之旋繞地外自
左而上自下而右自右而下自下
而復左如勁風之旋其同
又云南北二極相去之中天之
腰也謂之赤道日所行道之道謂

之黃道春秋二分黃道正與赤
道相直故其出沒與地之卯酉
相當是以晝夜均平春分以後
行赤道北夏至則去北極最近
故曰白北至而其出入與地之
寅戌相當是以景短而晝長晝
刻多而夜刻少夏至以後又移
而南至秋分又與赤道相直秋
分以後行赤道南至則去南極
最近故曰日南至而其出沒與
地之辰申相當是以景長而晝
短晝刻少而夜刻多冬至以後
又移而北至春分又與赤道相
直日極於南而復北則為冬至
上年冬至至下年日道極南復
北之時三百六十五日餘三時

不滿故天度一周之時三百六
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百餘日
道一周之時三百六十六日四
分日之一而不足天度百餘日
道不足故六十餘年之後冬至
所直天度率差一度是謂歲差
朱子曰日月論雖多惟近世沉
括子說為得括之言曰月本

魚光猶一銀也日耀之乃光耳
光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
見總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
稍滿太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
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
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說
日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鈎至
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

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
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
時，亦得見其全明，而夕望久無
異耳。以是觀之，則知月光常滿，
俾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
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
復生也。若觀兔在腹之間，則世
俗桂樹蛙兔之傳，其惑久矣。或

有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
而地居其中，四傍皆空水也。故
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
影，畧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
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夫漢之
張子曰：天赫北高而南下，地體
平著乎其中。日近北則去地遠，
而出早，入遲，故晝長。日近南則

去地近，而出遲，入早，故晝短。同卷之二

懼齋陳氏曰：天繞地，左旋，東出。

西沒，一日一周而少，過之日者。

天之精與天左旋，日遠一周以

天之過也，而為少，不及焉。天日

進而日日退也，日非退也，以天

之進而見其退耳。積三百六十

日，曰一周，而天與日復

相遇於初進初退之地，而為一

年。十日

魯齋鮑氏曰：前輩有云，日月會

於晦朔之間，初一晚最好看起。

日繞西墜，微茫之月亦隨以墜。

至初二，便相隔微闊，初生朔以

後相去漸遠，直至十廿，日月對

望，則是日行速進而遠，至半天

月不^行及日而退亦遠半天矣自
十六至月晦日行全遠盡一天
月行全不及亦盡一天則日進
盡本數月退盡本數而後相

會^想境

朱子曰日月中有影蓋天包地
外地形小日在地則月在天中
日光甚大從地四面衝去其影

則地影也地礙日之光所謂山
河大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
凡天地之先皆曰先也^{朱子曰希聖也}
濂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
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聖
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處
若挫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
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

顏子之所學朱子曰此言去希聖也過則聖及

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今名朱子曰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迫遠也

不致失合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聖賢教人先要求放心正為是

萬善之揔處。

每勸學者且看孟子道性善求

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為要。

放心者或心起邪思意念耳聽

邪言目觀亂色口談不道之言

以至手足動之不以禮皆是放

也收者便於邪思意念之處截

斷不續耳目言動皆然此謂之

收既能收其放心德性自然養

得不是收放心外又養箇德性

也心學錄卷一

今日學者不長過只是心不在

焉。謂△學者須是將身心做根抵同上
人心，五事之主也。未有心不定，
而能進學者。同上
心若不存，一息便無主宰。同上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
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
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
獨好者何？學也。伊先生曰：學以

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
與曰：然。聖人生知，學者學而知之。及其知，則一也。
學之道如何？曰：○學之道，必先
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來
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
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
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
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

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不失
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邦
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
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
勿言非禮勿動此孔子教顏子為仁之目而
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
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
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此其好之篤也此孔子之
道也然聖人則不思得而勉而
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所以勉而
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未至
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
之心假之以年不日而化矣後
人不達以謂聖人知非學可
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

而不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采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後世聖學無傳不知反身修德徒以記問詞章為學去道愈遠矣
問星辰有形質否朱子曰無只是氣之精英凝集者或云如燈光否曰然
理學卷之二
明道先生曰性靜者可以為學

知以靜而辨也思錄卷之三
行以詳為主

伊川先生曰人安重則學堅固
躁擾輕浮則所知者易忘所守者易廢

心學錄卷之二
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其心遂

心學錄卷之二
流於惡
朱子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

濁淨器盛之則清以汙器盛之則
清澄治之則本然之清未嘗不

在

心學卷一 廿一
人多於獨處間斷才不慎獨便

去隱微處間斷子

能謹獨然後無間斷

心卷二 廿二

一念起處万事根源在更緊切

宋狄青曾在樞府日在狄仁傑

唐太宗中宗別天事

之後持梁公益像及告身十餘

道唐梁舉志親及流外則判補皆給以符云之

詣青自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

之日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

厚贈其人劉深源評曰

魏之郊也祀舜唐之郊也祀堯

皆謂其遠祖歟以誇耀天下而

不免為有識者嗤謂甚者郭宗

韜既責而拜子儀之塞何
無耻之甚孔子曰非其鬼而祭
之諂也其冒他人之姓者曾大
羸之不若也

讀書錄
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
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諸此往
於仕官中昧冒禮法取不義
財欲為子孫之計殊不知子

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魚立錐
之地以盡之他日富貴將自至
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
亦將溘然不能保矣况不義而
入者又有悖出之禍我宋呂蒙
正范文正公諸公咸以寒微致
位將相富貴兩極曷嘗有賴於
先世之遺財乎然則取不義之

財欲為子孫之計者惑之甚矣

富貴利達在天可求之理德業

學術在人可求之道誠欲厚其

子孫以可求者教善矣欲為不

可求者厚之豈非愚之甚耶

讀書端異欲知其得失亦不可觀其書

但吾學既明雖觀其書不為所

惑苟吾學未明而先觀之鮮不

陷溺其中矣

莊子好文法學古文者多觀之

苟取其法不取其詞可也若併

取其詞為已出而用之所謂鈇

賊也韓文公作送高閑上人序

蓋學其法而不用其一詞此學

之善者也

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此言當留心

余在沅辰令一小童燒栗忽殼
破聲爆可畏蓋熱氣在內不得
出故奮裂而有聲先儒論雷霆

之理蓋如此

心學錄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為之時

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純發便
被氣稟物欲隨即蔽固之不教
他發出須是自去體察存養者

此最是一件大工夫

心學錄為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

然未造聖賢之極致須是便立

志如此便做去始得

同為今工夫須要靜程子曰為學

須是靜

目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曰
此亦好但不專在靜處工夫高

時亦當體揆聖賢教入要是處

久著力若動若靜皆當存此

未^也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

所立惡講治之不精急則所向或移

立心既定而講治粗疎則所業莫進講治之思莫非術內

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

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

河以利吾往致思講治宜理之謂也謂此講

從此志務時敏致思講治宜理之謂也謂此講修行來故雖

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

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其

自適非所聞也

讀書求義理讀書者必窮其義理不從事章

朱子曰雨者是陰氣盛凝結得

密方濕潤下降為雨且如飯甑

蓋得密了氣甗不通四畔方有

密

理學

濕汗也

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

見道况德性自廣大易曰窮神

知己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人之

本自相廣故必廣大心求之偏狹固滯豈足

道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

不知又為人以道義先覺處之

不可又謂者所不知故亦不肯

下問從不肯別遂生百端欺妄

人我寧終身不知言人虛驕聖則內欺

為學太益在自求變化終於不知而已氣質不

爾皆為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

得見聖人之奧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

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

不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則易於

讀書
自是故怠惰而無形乃氣輕則易於自大故
虛誕而才實得也

大極一箇中虛無物益有此理
而實無形也

無極而大極惟無形而有此理

一言括盡

學且靜為本

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

自敬則人敬之自慢則人慢之

自脩則人不得以非理相加所

謂不惡而嚴

法未有久而無弊者周封建始

翼戴天子至春秋之間尾大不

掉勢周因微秦矯其失罷侯以

孤立亡漢又懲秦失大封同姓

到景帝百七國之變魏仍漢未

失宗室疎遠晉得竊位晉分封

大廣而骨肉相戕，夷狄因之亂。
羣由是觀之，雖善久，必有弊。要
在同有隨時審其勢之輕重，以救之。
只於坐次見時中之義，坐一也。
尊在上，卑在下中也。同等者相
對坐中也。行一也。長先幼後中
也。至於當語而語中也。至於當
默而默中也。中無定體，所謂時中也。

同常默最妙，已心既存而人自生。

同敬

輕言輕動之人，不可以與深計。

同易喜易怒又然。

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小事易動，則大事可知。大事不

動，小事可知。

心事擇物惟在時中
人當自信自守雖稱譽之承奉
之亦不為之加喜雖毀謗之侮
慢之亦不為之加沮

輕言則細侮

讀書至聖賢言不善處自省者
不善則速改之毋使一毫聖賢所
言不善有相似至聖賢言善處

自省於善速為之必使事事與

聖賢所言善相同如此讀書不

為空言惡日消而善日積矣

心學 卷三十一 顏子所樂何事曰入之所以不

樂者有私意耳克己之私則樂

矣又曰顏子私欲克盡故樂不

是專志樂之真

○人百已千者終可必至宜若登

天則終不可及

心學錄卷之一
三十七

○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孺子入井而休惕見非義而羞惡見賢人而恭敬見善事而嘆慕皆明德之發也雖至惡之人亦時有善念之發但當因其所發一端接續光明之右

○ 明道嘗言曰凡人之情易發難制者惟怒為甚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此非賢大公順應之要法也目三十九

○ 今人身上大節目只是一箇容

○ 貌言語心學一卷二

○ 心肅則容莊心學一二

○ 先聖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

○ 同日用之間只此一句勿令違

○ 失則工夫已過半同上

○ 辭容貌訕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去若是就此持養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為己之功求仁之

要也復何病乎同卷十六

○二親既沒兄弟相顧當如何

之與影色之鄉音受先人之遺

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

哉

顏氏家訓卷之上

○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曰

秉彝有順小學題辭

註順因其自然彊者抑之使然

○晏子朝乘敝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存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友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飽食敝車駑馬以奉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晏子三返不受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侈靡而不顧其行也遂

讓不受 說苑二卷

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肯事
賢是天下之通義也有人貴而
不能為人上賤而羞為人下此
非人之心也身不離其心而行
不離其道而后来見譽於象不
亦難乎 說苑二
孔子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
為君子立身有義矣而孝為本

禮喪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
隊矣而勇為本治世有禮矣而
能為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為本
生財有時矣而力為本置本不
固無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
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
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
是以反本循道君子之道也天

之所生地之所養莫^也乎人人
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
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
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
教誨以成之養其誼藏其僞時
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父為之
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
之以善使之早化改賢子之事

親^也言陳詞應對不悖乎耳趣
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
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
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
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
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
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為父
以國為家以士人為兄弟故苟

百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為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与百姓轉相為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為本臣以君為本父以子

為本子以父為本棄其本榮華

橋矣說苑卷三

小不忍則亂大謀語

一慙不忍而終身慙乎五

○問仁与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眾則得來事故何止於仁必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

其極也。聖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通人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仁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謂之也。如聖子仁，則吾豈敢此？又却仁子聖俱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則是聖人。此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

二程伊川語十九

仁於愛愛孰大於焉？又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曰上

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曰上

問人有以君子敬而無失與人為一句，是吾曰不可。敬是持己，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憐狎為相子，以無事角為相懽愛，如此者安能久。曰上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其不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
若思之特也當出門時其敬如此
未出門時可知也

儒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也

學欲速不得然不可急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間中多有畏懼行

也曰只是燭理不明也

○兵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

却為他不及其父不母其母自此云

固可也至於世愈生出得既通

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復后土始

得然之却渴飲而餓食戴天而

復夜

禮曰親在不許以死者此言亦在人用得

蓋有親在可許友以死者有親在

中

不可許友以死者可許友以死如人
同行之類是也不可許友以死如戰國
游俠為親不在乃為人復讎甚
非理也

惟聖人然後踐形言聖人盡得人道也
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与萬物同
既為人須盡得人理與人為之而不窮賢
人踐之而不盡能踐形者惟聖人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何謂也曰恭本為
禮過恭是亦禮之禮也以與人為
義過予是非義之義也曰此事何
止大人不為曰過恭過與是細人之
事猶言婦人之仁也只為佗小人大
人豈肯如此
子之燕居申之天也如何曰申之是
中和中
有中
中正氣象天之是舒泰

氣象此皆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
為申之字說不盡故更著天之字
今人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之時
則著此四字不得放肆時亦竟
四字不得

廣州記云石門在番禺縣北二十里古老
曰石門之水名曰貪泉飲之則廉士
亦貪晉兵隱之至于石門遂酌而飲

之賦詩云

古人言此水一飲懷千金
誠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履後清操愈厲

通鑑綱目四下四百五

閔子騫之母早死後母衣所生子
以錦絮積以蘆花如絮父察知
毒之欲出後母植日母在一子單
母去三子寒乃止孔子嘗稱之

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

母見弟之言

通綱七十九

此人比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

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功

故其直愛思之深不能自己至於

如此也所謂無以配君子云者

在詩人為順也若夫小註朱子曰

依此詩看來是妾媵作所以形容

竊竊反側之事外人作不到此

此說必是朱子從前未定之說

與正傳不合修書時不當引入

於此此條最惑後學不得

併錄以與讀者啓之

益美未益善皆於樂中見得故

不曰舜益美而曰韶不曰武王而僅

論子謂韶益美去章

此人比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

樂

曰武。皆舉學焉。蓋揖遜征伐
之事。皆布在聲容之間。而性之反
之。德亦寓於色容之表。
論何患於喪乎。章家
心聖人天地要窮他。也不得。如不得
位。却便集群聖之大成。以垂憲乎
萬世。在當時識者。已謂其功。與
於堯舜。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

豈知二帝三王在天之靈。不反有
羨於夫子之能以。乃世為土乎

論余在章大全註未字

魂升魄降。雖既化而無。然理之根
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
復無間斷。吾能益誠敬以祭之。
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
自昭晰。而不可掩。此其血脉之較

然可觀者也。曰人之氣傳於子孫，如木之氣傳實，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此在。此者，行自若也。此等處從實事上推之見意味。

曰上祭言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

神。蓋謂此也。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不成無子孫底便絕無了。若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如太公封於齊，便祭桑鳩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惟繼其國者祭。

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使無子孫其氣亦未嘗止也。要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通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

陸問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亦兼以理言之。上古聖賢則專以理言之。曰有是理必有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畢竟是自家精神。曰祖考亦只是這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蓋聚之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每天地相闕這心便與天地相通。此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闕便不能相通。此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闕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万世功在万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這氣便與他相通。如釋菜列許多筮豆三禮儀不成是在此氣。姑漫為之。朱子

克己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道理了之方。朋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是邪便於此處立定脚跟凡是己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心學錄卷二十一。才知覺見義理便在此才昏便不見了。到上

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

疑云

東家李氏曰天之運五行其實陰陽而已人之性五常其實健順而已仁之由然生意不可遏禮之燦然明盛不可亂健之為也義不拂乎可否之宜智不外乎是非之別順之為也若夫信則體是理而不易者健也循是理而不遠者順也北溪陳氏曰人始於氣感則得魂為先既

而體疑則魄次之魂主乎動所以行乎此身之中隨所貫而無不生者也魄主乎靜所以安身乎此身之中隨所注而無不定者也慮氏曰魂陽之靈魄陰之靈五藏五行之質百骸萬物之象也真以理言而理不雜乎氣精以氣言而氣

雖不雜乎理妙者理氣之莫測也合者

理氣之無間疑則有是形而各一其

性去周子之言見大極圖說

四書章句大

漢武帝誤用公羊復仇之說而窮征伐王

安石誤用國服取民之說而行青苗知好
古而不疑用古其殺必至於此通鑑綱目卷四十一

○丘吾子曰云云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
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
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
投水而死家語卷二六平致思篇

○孔子曰君子有三愆有君不能事

有臣而求其使非愆也有親不
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愆也有
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
愆士難明於三愆之本則可
謂端身矣同上三愆如前

甲キ 乙ニ 丙ニ 丁ニ 戊ツ 己ニ
庚カ 辛ニ

壬ニ 癸ニ

木 火 土 金 水
青 赤 黃 白 黑
酸 苦 甘 辛 鹹
干

一度者二千九百餘里也
支ヒ 額書

孤

睡鴨

山岩老人

山鷄照影空自愛
孤鸞舞鏡不成雙
天下真身成長在
西鳥相倚睢秋江

鴨舒鳥也
家鷺也

鳧水鳥如
鴨

字集說

○ 斲 斲削反音。斲 斲入切音。斲 斲即草木不生也。一曰斲牙芽。○ 斲 斲在各切。

○ 斲 斲謂種也。斲 斲即草木不生也。一曰斲牙芽。○ 斲 斲在各切。

○ 斲 斲謂種也。斲 斲即草木不生也。一曰斲牙芽。○ 斲 斲在各切。

○ 斲 斲謂種也。斲 斲即草木不生也。一曰斲牙芽。○ 斲 斲在各切。

○ 斲 斲謂種也。斲 斲即草木不生也。一曰斲牙芽。○ 斲 斲在各切。

○ 斲 斲謂種也。斲 斲即草木不生也。一曰斲牙芽。○ 斲 斲在各切。

○ 斲 斲謂種也。斲 斲即草木不生也。一曰斲牙芽。○ 斲 斲在各切。

○ 斲 斲謂種也。斲 斲即草木不生也。一曰斲牙芽。○ 斲 斲在各切。

○ 文周程張朱者。續孔孟之學者也。周子之言

曰誠曰無欲曰中正仁義。張子曰禮。朱子

曰居敬窮理。而朱子居敬窮理。實具本

于程子二程全書葉向高序

○ 伯淳先生。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

若無所污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污

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好

白者。蓋為自家本質元是充足之物。同卷三

○ 斲 斲謂種也。斲 斲即草木不生也。一曰斲牙芽。○ 斲 斲在各切。

○ 斲 斲謂種也。斲 斲即草木不生也。一曰斲牙芽。○ 斲 斲在各切。

○ 斲 斲謂種也。斲 斲即草木不生也。一曰斲牙芽。○ 斲 斲在各切。

○ 斲 斲謂種也。斲 斲即草木不生也。一曰斲牙芽。○ 斲 斲在各切。

○ 斲 斲謂種也。斲 斲即草木不生也。一曰斲牙芽。○ 斲 斲在各切。

○ 斲 斲謂種也。斲 斲即草木不生也。一曰斲牙芽。○ 斲 斲在各切。

○ 斲 斲謂種也。斲 斲即草木不生也。一曰斲牙芽。○ 斲 斲在各切。

○ 斲 斲謂種也。斲 斲即草木不生也。一曰斲牙芽。○ 斲 斲在各切。

○ 斲 斲謂種也。斲 斲即草木不生也。一曰斲牙芽。○ 斲 斲在各切。

○ 斲 斲謂種也。斲 斲即草木不生也。一曰斲牙芽。○ 斲 斲在各切。

○ 斲 斲謂種也。斲 斲即草木不生也。一曰斲牙芽。○ 斲 斲在各切。

○ 斲 斲謂種也。斲 斲即草木不生也。一曰斲牙芽。○ 斲 斲在各切。

正叔先生云為學治經最好者不自得則益
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識達所
得多矣有雖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
未免此弊同卷之一

佛學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来無
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
為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
為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

國人多懼易以利動同上

○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幼曰子
以為生息於春夏及至秋冬便却衰壞便
以為幼故亦以人生為幼何不付與他物
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為幼同卷之一
○古人祭祠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
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
則不饗魚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華昏言
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

類而依以人上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
已子戶各已既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
神且其變象之同 卷之十一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
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遂得西面
又一人至去左右前後不暇驅逐蓋其
四面空疎而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
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器

實之以此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
有主則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同
○堯夫嘗言能物物則我為物之人也不云能
物物則為物之物也亦不消如此人自人
物自物道理甚分明也同卷
○生之謂性則氣則性生之謂也人
生氣稟理有善惡不是性中元有此兩
物相對而生也上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

惡是元氣稟自然也善因性也然惡亦
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人人生而靜
亦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
凡人說性只是說緣之者善也孟子曰
人性善是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
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
無窮流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
遠而因已漸濁有出而甚遠亦有
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
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
久本可以不知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
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
則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撲
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
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上之惡
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

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備
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謂天命以至於
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
與焉者也同卷

急憤怒也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
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同上
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
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

不容如管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卷二
則道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忠者非本一忠但
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
厚涵泳其間然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
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亦有鬼神依馮言說者蓋屢見之
未可全不信此亦有理莫見乎德莫

顯乎微而已。嘗以所求語劉純，其後以其思索相示，但言與不是之未嘗。若之近來未得稍親。

。欲知得子不得於心氣，且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以因學道思慮，心虛或人之血氣，固在虛。

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

聞是言，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同是

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與

相之入聖人焉。近有用力處，州道口同是

人夢不惟聞見思想，亦有五臟所感

者 同是

天下之或寒或燥，只緣依地形高下如

陸陰則寒，屋陽則燥，不可言於此所

冥於此所^{上熟}且以尺五之表^上定日中十
方五千里就外觀未必然^{同上}
天地之氣遠近異像則知愈遠愈烈
異至如人形有異曾足論如史冉
有鬼國狗國百種怪異固亦有之
要之這箇理則一般其必異者譬
如池中之魚鳥數不啻百十萬
億卒無不自同於陸上之物雖極其
異要之只是水陸而已

一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慮事皆能不忘故
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難之使^得所
看全其和氣則至長而性美教之示
以好惡有常至如善長大者不欲其奸
淫則時其^奸而朴之若既朴其
升堂又復令^之於堂則使孰從雖
日趨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善果
類且尔故善長止者聖人也

電者陰陽相軋ハシル也雷者陰陽相擊也
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電便有
雷擊者有是也或傳京師少聞雷
恐是地有高下也同
神農作本草古傳一百毒藥七十死非也
若小毒亦不當嘗若大毒一嘗而死矣
不得生去所以得知者自然視色
嗅味知得是是氣作紫藥便可

致此病須是學至此別知自至此
敬而後無不敬卷之四
死者不可謂有知不可無知
先生在經筵日有二同列論武侯事
業謂戰代所獲亦多非殺一不辜而
得天下不為之事先生謂二公語過甚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謂殺不辜
以私已武侯以天子之命討天下

之賊何害時

卷之七

霜露星之氣果乎雨雪

六平

語默猶晝夜猶生死猶古今

古者百步為畝百畝當存之四十一畝也

以今之四十一畝之田八口之家可以無飢

以古之二百五十畝猶不足由農之勤惰

相懸月如此

夫水生於陽而成於陰氣動而陽生

氣聚而靜則成水觀河氣可見

理學類

今按邱子白極經世書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

三十運一運統十二在猶一歲有十二月

者二十日一日者十二時故西山蔡氏曰一

元之數即一歲之數也一元有十二會三

百六十運四千二百五十五猶一歲十二月

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也前六會

為息後六會為消即一歲自子至

巳為息自午至亥為消也開物終

寅猶歲之驚驚也。閉物於戌猶歲之
立冬也。一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一會
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運有十二萬
九千六百辰。一晝有十二萬九千六百
辰。皆自然之數。非有所牽合也。知

此則知皇極經世之旨矣。

同卷之二

皇極經世之旨。皇極經世觀之。自子至丑。自丑至寅。年歲極多。不應天地人。世
以虛美。子曰一元凡十二萬九千六百歲。

今為十二會。一會計一萬八千歲。天地之運
至戌會之中。為閉物。兩間人物俱無矣。
如是又五千四百年。而戌會終。而自亥會
始。五千四百年。當亥會之中。而地之重
濁凝結者。悉皆融散。上輕清之天
混合。為一。故曰渾沌。清濁之混。遂漸
轉。是又五千四百年。而亥會終。而自
極矣。是天地之一終也。上與下起。元又肇一

初為子金之始。初是混沌。是謂太始。
言一元之始也。是謂太一。言清濁
之氣混合為一。而未合也。自此逐漸
開明。又五十四百年。當子金之中。陰
清之氣騰上。有日有月。有星有
辰。日月星辰四者成象。而共為
天。故曰天開於子。濁氣雖搏在
中間。然氣凝結。堅固。故未有地。
又五十四百年。而子金終。又自丑金
之始。五十四百年。當丑金之中。重
濁之氣凝結者。始堅。而為土石。
濕潤之氣。為水流。而不凝。燥烈之氣。
為火。顯而不隱。水火土石四者成形。
而共為地。故曰地闢於丑。又五十四百
年。而丑金終。又自寅金之始。五
十四百年。當寅金之中。兩間人物

始生故曰人生於寅也

同

西山真氏曰自周子以前凡論太極皆以氣言莊子以道在大極之先所謂太極即是指作天地人三物氣形既具而渾淪未判者之名而道又別是一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為二矣不知道即太極即道以其理

之通行者而言則曰道以其理之極全者而言則曰太極又何嘗有二耶倘非周子啟其秘而朱子闡而明之孰知太極之為理而非氣哉
或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是如何朱子曰此是邵子自皇極經世中說今不可知他只是以教推得如此他說寅上生物是到其上方有

人物也有一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在
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歲
月日時元會運在皆自十二而三
十自三十而十二至堯時會存在已
午之間今漸及未矣 同上

朱子曰邵子皇極經古書以元統十二
會書為一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初
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

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邵
子於寅上方始註一開物字蓋初
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些
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漸
凝結成地初則溶軟後漸堅實
今山形自高而下便如冰澌沙之
勢以此知必是先有天方有地
看天地交感方始生此物來 同上

○朱子曰周禮註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
四遊升降不過三万里土圭之景尺
有五寸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
中故南北東西相去各三万里問
何謂四遊曰謂地之四遊升降不
過三万里非謂天地中間相去止三万
里也春秋^遊過東三万里夏遊

過南三万里秋遊過西三万里冬遊
過北三萬今曆家算數如此以
土圭測之皆合曰譬如大盆成水而
以虛器浮其中四邊一定四方若器浮
過東三寸以一寸折萬里則去西
三寸亦如地之浮於水上蹉過東方
三万里則遠去西方亦三萬里
去南北亦然然則冬夏晝夜

之長短非日晷之沒之所為乃地
之旋轉四方而然耳曰然曰人如何測
得如此恐無此理曰雖不可知然曆家
推筭其數皆合恐有此理也 同上

今按鄭氏曰地厚三萬里春分之時
地正當中自此漸而下至夏至至地
下五千里地之上畔与天中平夏至至
之役地漸而上至秋分地正當中天

之中央自此地漸而上至冬至至遊
五千里地之下畔与天中平自冬
至之後地又漸而下此所謂地
升降於三万里中也 同
人常說天有九重分九處為瓊華
只是旋有九耳 同上

鴻濛未剖道在天地鴻濛
既闢道在聖賢聖賢沒而
其道在六經六經者文也
自漢迄隋佛老橫行中國
無有過之者退之獨昌言
以斥之嫉之如仇雖然犯
顏敢諫雖萬貶徙有所勿
悔非豪傑誰肯為此

註韓柳集序

○韓集舊多為校讎者所誤
得朱子攷異一一正蔣氏論韓

文○韓集正集四十一卷朱子又
定其外集十卷蔣氏論外集遺文

○李翱曰我友韓愈非茲世之
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

古之人也
○陸希忠曰李元實尚於辭勝其理於辭

韓退之尚於質故理勝其
辭

○司空圖曰韓吏部歌詩累

百篇而驅駕氣勢若掀雷
扶電撐扶於天地之間

○劉辰翁曰唐人文多是

界定格段做所以或惟退
之一片做所以活柳子原

厚

文字便有界劃得新者讀韓愈

卷之三此句足可借贈張籍男兒不再壯百歲如風狂久力

虛上天不空虛禍福各有隨

剗肝以為紙瀝心以書辭

食芥雖云美軟御回已廢

列子云宋有田父喜食芥芥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哲於口快於腹象晒而怒之其人大慙晉嵇康與山濤書云野人有快於背而美芥子欲獻之至貴者雖有區區之意亦已踈矣

卷之二 薦士詩奇梁及陳隋或作等蟬噪

扇彩雉野伏朝鮮鞞韓四九

爾雅雉五彩皆備曰鞞朝之羽

五三三吾老著讀書餘事不掛眼

著如高士著幽禪少年著

遊鼻之著顯楚昭王廟

丘墳滿日衣冠盡城闕連雲

竹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
一
間茅屋祭昭王

劉辰翁云人評公曲江寄樂天絕句勝
白之全集此獨謂唱酬可尔若公絕句
正在昭王廟一首盡壓晚唐楊慎
曰宋人取之唐人萬首之冠今觀其
詩只平尔九卷一

竹溪

蕭蕭溪流漫梢
岸篠長穿

冰碧斂淨落
水紫苞香

杜竹詩有雨洗娟之淨風吹細之
香亦單嘗云竹未嘗香而少陵
以香言之豈知亦有落車紫苞
香之語乎

○ 同水部張員外曲江春遊寄
白二十二舍人

漠漠輕陰晚自閑
青天白日

映樓臺曲江水滿花千樹有
底忙時不肯來

○張籍白樂天也案居易有和篇見
白集後世傳韓白無往來之詩也

○崔侍御前日稱歎終席滿坐不
覺繼燭我唐有國退之文宗人
不仕欽慰之極湜上侍郎宗伯渾
鄆塘正謂此溪州溪堂也公時兵部侍

郎曰宗伯者文章之宗伯也鄆州溪堂

○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
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魚鬪失而已

未見有赤心事上再受國如家始問下
實侍寵強復專於聚斂公於順宗實錄備
者畫之去而於此畫且復有赤心身受國之語何哉
詩所謂因以箴之耶抑屈身行道聖賢所
不免也

奉李尚書書

春雲雪

○春雪

○
江邊作水著樹漸成花越
喜飛排障胡愁原蓋砂葉
雲封洞口如月照天涯
見迷巢鳥朝逢失轍車
豐盡相賀寧止力耕家
○芍藥歌

丈人庭中聞好花更無凡木爭
春華翠莖紅蕊天力與此恩不
屬黃鐘安溫馨孰美鮮香起
似笑無言習君子霜刀剪冰
天女旁何事低頭學桃李嬌
痴婢子無靈性競枕春衫來
比金欲將雙頰一掃紅綠意磨
編青銅鏡一罇春酒耳若飴大

人此樂無人知，花前醉倒歌謔。
楚狂小子韓退之。

外集

詠破錢

沈筆談

○毗陵主人家有女子年十六，詠破錢詩云：

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

聞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

人間不取事。

類續二十六

○金鵝既騰者，羽六合俄清新。

○秦少游春日有詩，遺襦父：以米石送之。

三年京國髮如絲，又見新花

發枝。日典春衣，非為酒家貧。食

粥已多時。

類續十六、十三

○草堂詩在竹林之心，具遊鄭縣。○朋道

參差臺殿綠雲中，四面簷

簷一徑通。曾讀華陽真譜

上，神仙居在碧琳宮。

五十二

游重雲

日月

月

久厭塵世龍萬慮氏喜尋泉

名暫清神日勞足倦深山

裏猶勝低眉對俗人

公羊傳穀梁傳才士傳逸士傳
 楊子方言通書大極圖說
 正蒙皇明詩選四六文章
 等之書

孟冬二十有一日

朱子曰自小學不傳何用却是帶補一敬字

一說記辨辨表原論皆無常格故文又可也

一獨句四製自二十至三十傍句漫句送句韻偶然對不妨偶然韻不妨

一短對三製壯句緊句長句同右以有韻調于以不又長篇大

一隔對六製輕隔句重隔句疎密平雜也上三下不依上三下不依上三下不依上三下不依

右句製十三法外獨句法有遠句自十餘
 字至二十三引經史之本文成其義類

欽蓋漫句之類乎

秦晉之間此病而不甚曰殘疎病半臥半疑也

田儻 方言卷之二 六

南楚凡罵庸賤謂之田儻

林儻罵鈍白六音 僕臣亦平賤之号也

云或

謂之辟三商人醜桶也

辟音擊 使貞也音擊

辟

鸞鷖

音指辟 他多

方言卷之二

尋鳧其小而好沒水中者南楚之外謂之鸞鷖

鸞眈

堽即謂之髦

淮江東呼為石娘又名鸞眈

方言十一

世言春寒秋熱老健為此三者終是不久

長之物也

蘇子南一二十六

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收節使簡重嚴正

或時肆放以自舒勿為一體則盡善矣

齊飛下汴首及弊封

次二〇二一

弊封封封也

初至傲官屋數椽也

鄭生至自泰山

皇朝詩選上八

李夢陽

俯首空存曾東瞻海作盃斗然一峯上不

信石山同日抱杖系躍天橫石未君者

祭社後仍有漢皇事

壯大能歷泰山

○加額之事

神龜四十二奇贈類白樂天曰微之見喜與實

七則唱之什本額外加兩韻其待云加額在序未禮

○王績字無功文中子弟績又有弟名靜云時人呼斗酒

學士、年十五而褐楊素曰神仙童子、

曰号東臯子、自著五斗先生傳、撰酒

經一卷酒賦一卷唐才子傳一

○羅身次冷之途標光黃綺之列同卷一三端

○鹿冠烏几便於錦練之服紫車茅舍安於丹

腹之度

○王勃字子安王通之諸孫也六歲而善辭章

之勃至南昌作記辭別師贈百緡即奉此

去至北方舟入洋海瀕時年二十九勃

心織而衣筆耕而食得人傳文得金帛也人謂腹高同

楊炯為盈川令平盈川集三十卷行于世炯

恃才恣傲每耻朝士矯飾呼為

麒麟桓或問之曰今假弄麒麟戲者必刻盈

其形覆驢上死然異物及去其皮還其驢

耳聞者甚不平故為時所忌

曰

子彙云後呼眩反織履模範何作檀泥

宋之問道少錢塘遊吳隱寺夜月行吟廊下

曰鷲嶺鬱岩峩訖空隱宋廖未得下聯有

老僧然燈唯禪問曰少年寐而吟諷甚苦

何哉之問曰放題此寺思石厲僧笑曰何

不道梯觀滄海日寺對浙江湖之句終身向三

僧一聯篇中警策也達明訪之已不見老

僧即駭異玉也

前年投徐勣業反亡命

同十七

初希夷為蜀宋之問殺

王進松摧良可惜也

同十一

象以有蓋卒焚其身信哉子昂之謂矣

陳子昂信以富視趙同

身老而才之壯齒宿而意之新

蘇詩廢李百葉子集規

谷儒比陸珠往瓊樓

才子傳卷三。八李李蘭珠樓子詩也

父子如三包六寶張碧張瀛顧况非然章孝

標章碣公孫如杜審言南錢起胡暹庭筠

溫憲兄弟如皇甫冉曾李宣古百遠姚係

倫等皆聯玉無瑕

同三十一

得鞍馬烽塵之間

參參卷之二十一

忘形牛海

同上

詞伯

洪鑑

靈一道人 二七

同

兩湖石山及彌廬諸甲利

苦於三歧猿清同九鼻鶴

緇流徽上人

吳微居沃州寺寧取桐葉剪刻製器為蓮

華滿置盆冰之上穿細孔漏水半之則

沈每夜十二沉為行道之節同上

張志和嘗釣席梭履沿溪垂釣每不投餌

志不在魚也

同上卷三十八

身忘義而不重信道而不信邪二

私注信道而不信道者魏某於父命是也

父猶傳也男子之美稱也

隋元之非信之信

鄭伯克敵注克敵也敵殺也

鄭人輸平輸平輸也

造誓不及五帝盟祖不及三季交質子不及

二伯德八

為從主人物從中國桓十四

禮君父之雙不與共戴天

桓公七年之注文の十五

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者備然後可

以禽矣 同上

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

以上乃能慮之

苟息謀獻公。僖公二年。殺三也。

獻公王統五年而後擊虜苟息率馬探壁

而前曰壁則猶是也而焉齒加長矣

朝服雖幣必加于上弁冕雖曰必加於首

僖八。三。

盟寧毋衣裳之會也 同上 盟于泚兵車之會也 僖九。同上。

禮久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

仁 治 人而不治則反其知

僖二年。二十九。

古被甲嬰兵冰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 同上

言之所以為言也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

信之所以為信也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

道 同上

秦伯襲鄭云晉人子姜戎要而擊之殺匹馬

傷輪無反者 傷輪一隻

僖三十三年。二十九。

君子不以親害尊 文二。二十九。

叔孫得臣如京師束大也師衆也言周必以

衆之大言之也 文九。二十九。

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傳云長狄也

公羊注云蓋長百尺

弟三人伏瓦石不能害

孔廣堅強者石打掃不能虧損

叔孫

得臣最能射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

而載之眉見於鼓

文十一。二。三。二。甚之齊者

其之齊者

天子成父殺之則未知母之晉者也

一入晉一齊

二人有子三人緩帶

文十八。二十四

秋天王使王季子未聘

傳王季子也曰

子齊也

子者人之貴祿

宣十年。二。八。

伯尊無斗壤善也

成五。二。八。

善人滅續

傳非滅也立異以蒞祭祀滅七

之道也

襄公六年。四。四。

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遇則

稱己則民作讓矣

襄十九。四。十一。

二十有一年。九月庚戌日有食之冬十月

庚辰朔日有食

和注此年。二十四年。皆朔日。食歷無損。食之。皆漢書。高祖

本紀。亦有。四。十三。

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暵二穀不

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

之康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傷 衰十四。寧四

毛伯劉伯既劉伯采。哀七。

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哀十三。十八

會及暨皆與也曷或言會或言及或言

暨會猶最也及猶汲也既上猶暨

也及吾既之暨不得已也 公羊。隱元。二

邾儀父教邾儀父公羊。邾邾公羊

憲公仲子仲子何也建公之母孝公之妻教

仲子何也桓之母也 公羊任叔之子教

仍叔之子公羊鄭伯使其弟禦教

立公羊吾公羊公教書者而多今得是記者記之

桓十有五年公會其衰教禽公羊

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有疾稱負茲

大夫稱大馬士稱負薪 公一。二共注。

桓十有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

穀公羊戰于郎教莊二年十有二

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教會于郟公羊

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恃死教

宋万弑其君接 傳萬子閔公博云萬怒

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過之于

門手斂而叱之萬臂擻仇牧碎其首擻傾手擊

莒若門闔莊公二十六年。公羊

夷伯者曷為者也季子之季也季氏所信任臣

孔子畏時遠害口授相傳及弟子胡毋生乃

始記於竹帛故有所失也公羊文公五年。四十一

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宣公十五年。楚在圍宋華元對司馬子反德

相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同

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棄之同

穀之孰齊師大敗齊師歸弔死視疾七年不

飲酒不食肉晉侯曰嘻奈何使人之

君七年不飲酒七年不食肉請皆返其所取

侵地成公六年。公羊。四

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

加加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

損一衣則脫然愈言消息得其節

公。那。云。十。人。年。

衛 辭獻公之辭

公子轉辭曰夫負羈勢執鈇鑕從君東西南

北則是臣僕度薛之事也

卷公七年。公十二

季孫意如

公羊氏作季孫意如昭公十年

父受誅子復舊推力之道也

一推一求也推力。定公四年。公二年

晉魏多

哀公十一年傳云此晉魏曼多也曼為謂之

魏多漢二名二名此禮也

為其難也。魏曼多。敬至道也魏曼多

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

沒周姬七慧束出。魯政起。胡破術書記

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三也

為弄鳥化為白書。署曰漢孔圖中有作圖

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所察時變。觀

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

及作撥亂之法以授之

評曰何休據緯書曲。証此事。哀至。公二年

元年春王正月

欽梁云雖無事。亦舉正月云

公羊之說。魯之元年。歲之末。用之正月云

△十三經解詁云。聖蹟深探云

勉強學問。則固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

德日起而大有功

董仲舒賢良策

大學或問。朱子章

吳王好教冬百姓多創痍楚王好細腰宮中
多餓死 漢書馬援傳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
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同上

樂羊子妻曰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履
嗟來之食 續列女傳上

武宗喜政遊角武林 列女傳上

宋^趙顧德謙妻張氏夢明日當先雷始先笑奈
雷色驚怖何乃此易服屋外桑下三以俟

先雷電大性漸而靜息且來復夢曰汝當

當死孝合可償

續列女傳中三十一

技巧為夫國斧斤珠玉為傷心耽毒

續列女傳下三

不可忘者勤儉不可恃者富貴也

同上二句宋

賈無絕纓之嫌主無投轄之困

唐才子傳四
錢森

身侯番皆自錦制也

同上五

劉又問韓吏部接天下貧士步而歸之出入

門館每同時韓碑銘獨唱濶筆之貨盈在

又因持紫上金數升而去曰此被業非人所得耳不若上刘君為壽不能止其睡遂至此
同上五二

元和申元白變尚輕淺鳴蛙按格入僻以矯

浮豔

同上五五

張碧字大碧是李翰林高陽故其若字逼

似自元陶人 同上七

三山陔井雲漢咫尺 同上

樂天詩不尚艱難每成篇必合其家老妪讀之句解則錄後人評白詩如山東父老裸

甚桑言二昔實者也 同上六二

元稹次數冰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獲即

人評元稹詩如李龜年說天孫遺事

貌悴而神不傷 同上

李紳字公垂為人短小精悍於詩特有各

號短李上李德裕元稹同時号三俊 同上

產秀毓奇 同上六八

雍陶曰國初種人書奴耳

同七〇四

薛能耽癖於詩日賦一章為課

同〇九一

李直古詩云富乘潤清銀字管琵琶聲

亮紫檀槽

同七〇一

季山甫有不羈才鬚髯如戟能為青白

眼每狂歌痛飲拔劍斫地

同上一十一

陸龜蒙曰堯舜徵瘠禹畊眠

同〇一四

僧虛中好冬柴火燒豆煮茶

同七〇六

悟門洞洞慧燈深照

同七〇六

公東億字壽山咸通十二年進士也

同九〇三

唐房謙字茂業始師溫庭筠調度逼似傷

多纖麗之詞後更浮雅尊崇工部唐

同九〇二

人郊甫者惟房謙一人而已

同上

周朴時詩家号月鍛身鍊

同上七

梅脾秋戲

鄭谷許棠任濤張蠙李珣遠張喬喻坦三

周繇湯憲李昌符魏芳林十哲

同九〇三

李洞酷慕賈長公遂銅馬鳴象載之中中

常持數珠念買鳩佛一日千遍人有喜
島者洞必手錄島詩鷓之叮嚀再四曰
此無異佛經歸焚香拜之。然待逼喜
於鳩 同九〇〇十五。初島樓遂州長江主簿

○主駕曰元白力勁而氣厚以乃都布家佐耳九〇

○左攬工部袂右拍翰林肩同九〇十九

○徐宣士詩詩有探龍系五卷酒登科射策

如探龍乳之珠也 同九〇三

○常莊自來成都尋得杜少陵所居浣花溪

故址雖葺沒已久而桂砥猶存遂誅

重茅舊作堂州而危焉 同十三

○唐人應試每在自誇曰槐花異舉士此

翁承贊詠槐花曰雨中粧點望中羞

勾引蜂色送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

馬蹄終日為君忙 同上

○光化四年曹松玉希用劉象柯崇鄭希

顏同登第年皆七十餘號為五老榜

田舍之有火爐頭之法

黃知命名叔達山谷弟也知命詩凡二十道
見山谷集或曰經乃兄潤色成其石
律隨評注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 莊子

蠲蠲商人敦國時隱居不仕嘗言有處窮方

其藥有四味一曰無事以當貴二曰早寢以當

富三曰安步當車晚食以當肉東坡曰巧居窮後士

事如孟賁捷如履也 宋子稱傳

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為 同上

以笮闕天以彗掃測海以莛撞鐘 同上

睛毘之鬃狗孤豚之虎 同上

博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祝於

目視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 同

●妻事字元考今既締大布之夜糲糲蔬

之食葦戶茅宇捲樞金瓦牖樂樂天知

命確乎且不可拔也 真之傳、逸之傳、一前傳

徐釋曰為君謝郭太樹欲鎮非一德所維 逸之傳

為人子者毋以有已為人臣者毋以有已 北史

●弱亂弄鳳翔嬉曹問者亦非狐兔適者取敢謀 逸之傳

●惡象竭淵龍鳳逝而不至 逸之傳 時望者久

●龍不隱鱗鳳不藏羽 同上

●或向鶴愷之曰卿馮重桓公乃爾哭狀其阿 同上

見平卷曰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以撲夏統字仲御云宗族勸之仕統淳然作

色曰聞君之訖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匝

顏如渥丹心執一如炭去縮口張兩耳壁

塞也言者大慙 同上

●女王輕步徊憐靈於鬼笑老觸批拌 同上

●充等謂夏統此其見其木人石心也 如好女統之 不期 同上

●昔郭文王導于時坐者咸有釣海味遠

之言文常稱不遠未誌

同三〇二六

所得寸毛鉄所表如山崖

同三〇二八

馮衍妻悍忌不得媵妾兒女常自操井曰馮衍書

青蠅之心不重破困妒嫉之情不憚喪身馮衍書本傳注

張目矜抵掌以有為也

同

儀實録云禹會塗山之夕大風雷震辰有甲

步卒千餘人其不被者者以紅綃帕抹其

額自此遂為軍容之服

字彙帕字

方象森羅

在天燦然仰而觀之謂之方象
在地卑介俯而望之謂之

誠榮緒悖愛五經謂人曰李歙之教成並有

禮教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

常以直尾庚子日生其日陳五經拜之遠傳

若使麤麤可駮何以異夫驥驥同十一

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

游巖山衣田冠出拜曰臣泉石膏肱有烟霞

痼疾云田游巖也

王大夫皆酒缸飯囊不羽太義宋山人安世通書

命儒臣編脩五經四書大全云又輯先儒成

書及其論議格言輔翼五任四書者

禪於斯道者類編為帙名曰性理大全

書曰總二百二十九卷皇朝永樂天子御

按宋監周茂叔為學不由師傳默契體道先儒

年名蜀志劉禪傳之

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蜀志後主傳第三

云此相如所謂鷓鴣已翔於遼廓而羅者

猶視於藪澤者矣諸葛亮傳

亮勅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卷

鶴望而計日業

周人懷召伯之德甘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

之功鑄金以存其像同上

黃从彥謂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

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

以為笑樂同上

解帶寫誠同上

亮子元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

早成怨不為重器耳同上

堯之治蜀云朝書不律路無醉人

○大極只是箇至善成道理人：有一大極物

：有一大極周子所謂大極是天地人物

○萬善至好底表德 性理大全一大極圖
詳細注

○仁義禮智之四德又添信字謂之五性如

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此仁密看

此義与礼智替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則

不足以載四者

○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形骸雖是人只

是一團天理

同上

以上三條朱說

○上天之載無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

之根柢也

大極圖說解

○執醜姿醜禮道日笑明月

珠也

張景陽雜詩

○禮者天理之節又節則無大過文則無不及

性理大全
大極圖說
解中上

○今之人多疑濂溪之學出於希夷某曰濂溪

書俱存如大極圖存義如何有此說 大極圖說
朱說也

○加雷空擊虛之說疊床架屋之說

總論句文

○洞、窟、

全義

無效于敬字一般

通書聖學序二十 細注朱

真西山曰嘗有人謂顏子所樂者道程子以為
非由今觀之所樂者道之言豈不有理也而程
子則為莊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
非有二物事可以玩弄而娛悅也若云所
樂者道則身身之道各為一物未到底
無無間之地豈足以詰聖賢之樂哉顏子
工夫則從博文約樂上用力博文者言於
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約禮

者言以禮揆求其身而用力之要也博文
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
事也內外精粗二者無進則此身此心皆
与理為一從容天理之中雖箏琴瑟卷不
知其^為貧^為萬鍾九鼎不知其為富此則顏子之
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
不知實其功措其終顏子之樂何益於
我政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
朱先生又恐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

四字全字者從此用功直積力久自然有
得至於鐵器不融之地而趨子之學可以
其幾矣 通書趙子之篇細注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宗故常泰無不足

而鉄視軒冕盛視金玉其重無加焉 曰續

又讀 者其勇弊如快刀使斧 周先生謂滿宗孟

張志定公信而知所論希哉仲穆傳亦有未

盡其曲折者 注按張志定公嘗官希希為學而論事

說之偉固有所歸至於先生而得之於心而天地萬物之

尹氏和靖曰人本与天地一般大只為人自小了若

知自處以天地之心為心便是与天地同體

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正蒙大和篇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

數也 正蒙細注

太極圖并說一篇朱子作其解通書四十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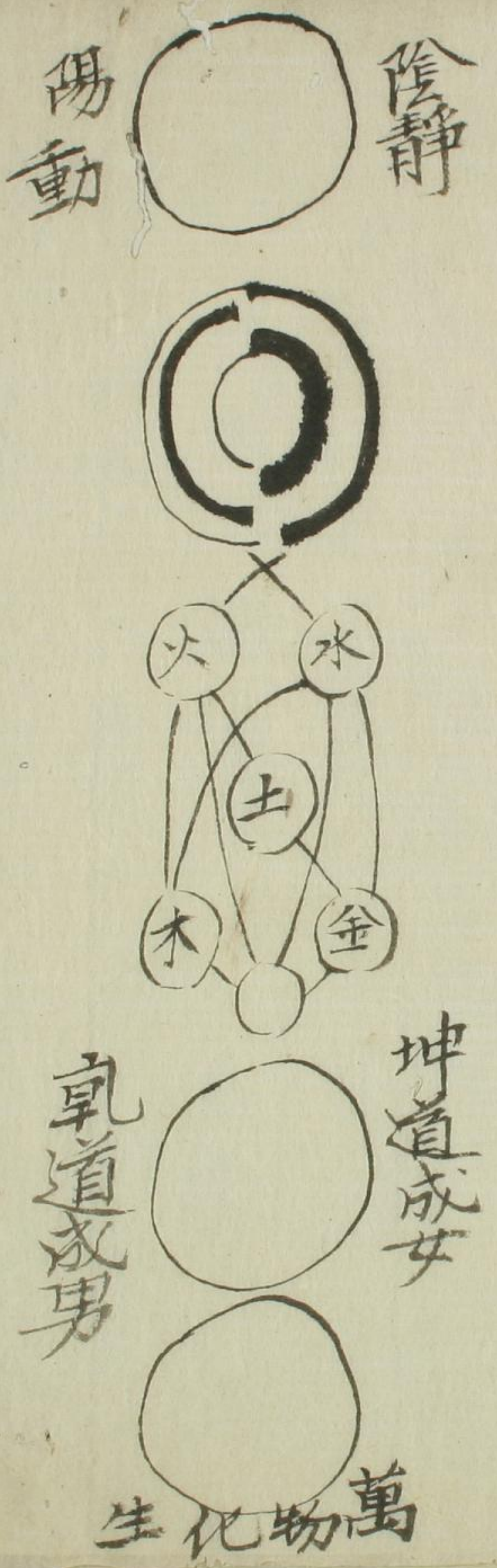
朱子作其說 通書初名易通

三輔甲里云漢都長安以東有函谷關南境胡武關西

故關北蕭關居四關之中也 西谷海

資才出国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正蒙動物篇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疑釋雖異為物一
 也同誠明篇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域理窮欲人為之
 不獲耶為色根耳為色根身為香根舌為味根身為觸根
 意為法根同上細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臨事之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教
 同至當篇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射
 正蒙精氣論
 黃瑞節曰張子有文集諸經說語錄皆其門人記
 錄之書朱子取以入也恩錄都八十條惟正蒙則其
 手所撰著云
 正蒙十七篇



右周子大極圖
 并說一篇周子所選也朱子作
 其解編載性理大全一卷

性理大全書二十策七十卷明大宗朝胡廣楊榮

金幼孜等奉勅集選。永樂十三年。

初三年初成。九月進之。

目錄 大極圖說 通書 正蒙

皇極經世書 易學啟蒙 家禮

律呂新書 洪範皇極內篇 理氣

鬼神 性理 道統 諸儒

學 諸子 蘇子 王安石

四十三卷至五十二

九卷至廿七

十三卷至廿四

孔子以下諸子

周子迄

老莊墨管孫孔叢子申韓荀董楊文等

歷代類書

君道

治道

詩文

古詩律絕句
贊藏錄賦

皇極經世書十二卷伯溫 康節先生所編也

小注云按本書具平二篇并門弟子所記外皆仰上

下通六十有四篇。康節全書但取卷八

指要諸圖增以諸家秩例纂為二卷列於

內外十四篇之首

性理大全卷之七

教邵伯溫曰日為元二之類一月為會二之數十二日星為

運三之數三百六十辰為世三之數四千三百

二十則是一三統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

千三百二十世二世三十年則一十二方九十

六百年一十二方九千六百年是為一元

之數一元有太化之中指一年也自元之

元至辰之元自元之辰至辰之辰而後數

窮去病則安矣則生蓋生二而不窮也

經世但著一元之數舉一隅而已引而伸

之則窮天地之數可知矣一元消長之圖
性理大全卷八

邵伯溫系述曰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

正謂之經至衰之謂世皇極經世性理大全卷八

道道相道：非可明必物明道。斯見矣。同上

道變而為物：化而為道。同

以大運而觀一元則一元一歲之大者也。以一元觀一

歲則一歲一元之小者也。同

暑寒晝夜天之變而唱乎地者也。雨風露雷

地之化而和乎天者也。一唱一和而後物生

焉。暑寒晝夜天之變乎性情形體者也。雨風

露寒化乎走也。草木者性情形體本

乎天而感乎地者也。走也草木本乎地而

應乎天者也。一感一應而物成焉。一唱

一和一感一應者天地之道。万物之情也。天地

之道万物之情其唯誠之謂乎。同

或曰：皇極經世。捨金木水火土而用水火土石何也？曰：

月星辰水火土。后天地之四象。四體也。四象四

體先天也。五行後天也。先天後夫之所自

出也。水火土石五行之所自出也。

觀物內篇
伯溫解

混成一體謂之大極。大極既判初有儀形謂之二儀。儀

而為陰陽。剛柔謂之四象。又判而

為大陰小陰大陽小陽。大剛小剛大柔小柔。而

成八卦。大陽小陽大陰小陰。成象於天而為日

月星辰。大剛小剛大柔小柔。成形於地而為

水火土石。八者具備。然後天地之體備矣。同上

心觀息一身觀百身一物觀万物一世觀萬世
謂昊天能異乎萬物則非所以謂之昊天也謂

人能異乎刀尺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
聖人不能教人無滂能處謗者也

康節先君既捐館
集覽蘇秦傳秦湯君捐館舍
木者星之子是以果實象之

日朝在東夕在西隨天之行也夏在北冬在南隨
天之交也天一周而超一星應日之行也

日進為進月退為退日月一會而加半日減
半日是以為潤餘也日一大運而進六日月
一大運而退六日是以為閏差

三山陳孔碩曰古人凡辭有盡而意無窮者多接
詩以吟咏其餘意

日月者日之影也情者性之影也

平者幹之義陽也夫者枝之義陰也干十而

支十二是陽數中有陰數中有陽也
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

非曰木也此木之神不二也此實生之理也
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取所以取天可

果不慎哉

觀物內篇
同第廿七篇
世九

子指屬口觀物外篇
外篇者則第子記康節之言也

注一星則一度也

大為大匡傳九章一注

同上

物理之學或有不通不可以強通也
通則有我其則失理而入於術
去 同上 一至十二七

二 楚問陰符七國時 意也 曰謂
春秋為君弱臣強而作故也 各分

之書也 曰上
二 夷存仁也 湯武義也 曰

二 面鏡 周敬王十五年 趙王以趙括

代 蕭陶以拒秦 南相劫曰王以各使括
若膠柱而鼓琴 注膠柱言拘執不切也

黃冠之夢踐矣 逸士傳八明弟坤 夜夢得真

豪視英物 之通

二 通緇黃家之學 子論苦

空玄寂 曰逸士傳王行

其堂 頰蚘結蛇蟠 不可解 同楊維禎

不見飛廉氏馬乎其 一朱鬣白毛 龍駘鳳

隱終日不釋 轡平以執 走其一毛 頭昂

尾 駘頰駘膝 跽跼善 獵乘 諸野終年

而肥 同 鄭顛公 曰

陳河謂其友曰吾於世味愈孤矣將渙於

出樵於冰去其久疑其誕逸良曰樵于

水志山志在新注於山志山志是在魚是

金所利也 同八陳河 明人

負高于世則之野之視同外

燈下能讀蠅頭細字 曰夜鳳傳

梅子綠葉微吐在脚踏雪中若濕

吳綸嗜茗飲其炊竈融而灰采炭

樵火笑之為亦皆精緻 同明人

漢樵問對 趙句云 康節之齊撰載 渾者垂釣于甲水之

樵者為馬之和樵息有坐于磐石之而則于渾者

曰云 論陰陽化育之端道德性命果性在十卷

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減冰之能隨而不

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無官火 渾樵問對

渾者曰吾以六物具而得其一 渾者曰六物

者竿也筠也浮也沉也鉤也餌也 同上

性喜飲酒掌命之曰大和湯 無名公傳 康節 同上

獨康節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木子

樊之按之得之穆也長云 同上 謝錄 程子 同上

列昭漢後志云 截管為律吹考色列以 惟氣 同上

○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 同上

○張子曰鬼神二氣之良能也 卷九章法範皇極

○非禮之數京房郭璞之技也 同上

○河圖射圓而用方聖人以此而因 卦洛書射方而

○用用圓聖人以此之教時卦者陰陽之象也 陽

○數也象非偶不之數非奇不用奇偶之命家數

○陰陽五行固非二體八卦九時亦非二 同上

○數者理之時也辭者教之義也 同上

○勉齋黃氏曰天地生此人物如大羊頭生此小

羊頭 性方十六

○或問天帝之異程子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

帝以至妙謂之神以功用謂之鬼以性情謂

之氣其實一而已所自而名之者異也夫

天專謂之則道也 理氣上天地二十八

○胡致堂曰夫無非天地之有形也自我而上無非天

者肯人 以積重為其象以倚蓋為其形皆非

知天者 同

○天地以生物為心同朱說

○造化之運如磨上面常轉而不止萬物之生似

○磨中撒中有麩在 細自足不兩

○德既普及之後見地則行在後生不可不思 同朱

詭水物也其出而土陽氣交蒸故能成雨同理氣

程子言梅冬至已前榮方一陽未生也則又養生者何

也其榮其枯此乃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

也然逐枝自有一个榮枯方限不齊此各有

一氣坤也同上

傳云天下有三處大水曰黃河曰長江

并鴨綠同上地理

東萊呂氏曰關中是形勢之地洛是都

都會之甲曰也

西風雲雪日月盈夜此鬼神之跡也此其白自公平自有

之鬼神若所謂有嘯于梁彌于响此則所謂不正亦

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

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之亦所謂鬼神同

程子言梅冬至已前榮方一陽未生也則又養生者何

也其榮其枯此乃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

也然逐枝自有一个榮枯方限不齊此各有

一氣坤也同上

傳云天下有三處大水曰黃河曰長江

并鴨綠同上地理

東萊呂氏曰關中是形勢之地洛是都

都會之甲曰也

西風雲雪日月盈夜此鬼神之跡也此其白自公平自有

之鬼神若所謂有嘯于梁彌于响此則所謂不正亦

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

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之亦所謂鬼神同

圖也

賈陸注云國政正卿也

去者也

程子曰如漢玉帝之見李夫人只為道士先談子

在甚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

南軒張氏曰在淮上宿小寺中夜聞小鷄聲

乃計起視之見，彌望燈明滿地，問之寺僧，曰：此
中戰場也。遇天氣陰晦，則有此夫氣不散，則因
陰陽蒸薄，而有聲氣自為聲，於久何預？
曰：陰陽蒸薄，而有聲氣自為聲，於久何預？

二朱子曰：理者天之賦，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以為性也。
性之用，性命論，十九。

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
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性，凡此數者皆一也。
性論，程子

上蔡謝氏曰：天理也，人又理也，循理則與天為一，天為一則
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唯文王有純德，故是
帝左右。
性理大全三十四理論，五

宋鑑曰：張戩字子天，祺鄙人，載弟篤行，不苟為
一時師表，關中補為二張。
性大三十集覽，二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極而不滯於一焉。
性論，程子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
以疾。
程子心論，同上

和靖尹氏曰：橫渠之由知覺，有心之名，蓋申其
知也。見強名思，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於若只寂然不動，子木石等也。三

為感初遂通，便身知覺，即心也。至於
搖扇得涼，是知覺也。譬如轉中人喚已
名，則矍然而起，呼他人名，則不應，是知覺
也。同上。

也。同上。

心者氣之精爽

同上 朱子論

象山陸氏曰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此心

皆具此理 同上

北溪陳氏曰理與氣合方成箇心

程子曰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

三十三卷

朱子曰性猶如大極也心於陰陽也

情者性之動也心者性情之主也 同上

問顏子得溥和之氣何故大程子曰稟周天地和氣

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

程子曰強者易柳子路是也弱者難陰宰執是也

屏山劉氏作元胞字詞曰

首不敢當 遂便曰仲

四子諸論三

真德秀乃字景元後更希元

宋鑑 同四

讀書須是以徑為本而後讀史

朱子語 二條 四品 記 講

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畧而輕信此二

句最中一馬遷之失

朱子語 同

白鹿洞規云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用

友有信 博學之 審問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言曰忠信行篤敬德也

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已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程子曰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

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 同通之總論也葛亮

朱子曰孔明臨陣對敵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而符
聖踊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
決焉 同符聖

敬肅剛箴

朱駟菴 生理大全 七十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 自

集解 然氏曰衣冠整自容端潛心以居可對於上夫此四句對靜而敬言
補注 惟自上帝蓋以主事而言此言區區對越瞻視潛心乃居常如
對於上帝也草序吳氏曰此四句言靜無踴躍也

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

集釋 然氏曰見行矩步無踴躍之處東辭月拱手無他下之狀擇地
而行猶回旋於蚁垤中所謂踏地有循也此四句主動而敬言已上兩條
皆言處已之故也補注草序吳氏曰此四句言動無二語

出門如賓處事如祭戰兢罔敢或易

集解 然氏曰行山行野覺大履而不敢易承一事祭祭而不敬忽此四句動
而敬言補注戰兢恐懼自兢戒謹自草序吳氏曰此四句言表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一屬二毋敢或輕 固乎

集解 然氏曰謹言語如瓶貯水而不泄礼私意如城防寇而甚周皆熟事
一毋敢輕忽此四句亦靜而敬也已上兩條皆言接物之敬補注草序
吳氏曰此四句言重之正

不東以不南以此當事而存非他其高

集解 然氏曰不於東而搏西不於南而搏北當此一事則心存於此更
不徒作主一無適之謂敬主一是主此一件無適是無所適往而
非為此類無他也主動而言補注草序吳氏曰此四句言忘之無適
而達於事

勿戴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力言是也

集解 然氏曰此篇中心主此一事要不紊插第二事亦不紊插弟
三事有方變此心陽之類主一也主靜而言補注一謂本心

一謂不二卅序吳氏曰此四句言事之主一而本於心

從事於斯是謂持敬動靜不違表裏交正

集解熊氏曰從事于此是謂持敬一動一靜皆不違此貌

須更有間私欲万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

集解熊氏曰頃刻之間斷物欲之私千條万緒如無火而自熱

無冰而自寒補注平而自熱為忘怒所乘不冰而自寒為

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

集解熊氏曰敬勿心之差毫釐者身天地為尊易位君臣父子

夫婦之三綱既喪洪範九疇之法亦斁壞補注草虛吳氏曰此四句言事不能主一之病

於呼小子念哉敬哉聖御司戒敬告

集解熊氏曰嗟尔后生常持此敬聖御之告也敬告

霧臺敬忽在心也補注聖御相如賤子聖君御霧臺

出莊子

○主一箴

張南軒 同

人享天性其生也直克慎厥彝則靡有忒事

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孝

有要持敬勿失驂取操舍乃知出入焉為

其敬物在主曷為其一惟以無邊居無故

思事靡他及涵泳于中匪忘匪亟亟斯須

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于極勉哉

勿倦聖賢可別
日耶壤毒子走相送娘韻會陽

時珍云佳鳥山遠海者上也北地及東北胡者

次之

古法云之白玉如等梨約如杖 王莽傳回春整也

世傳一休賦和歌一首獻後小松院曰

常盤樹哉木寺乃梢檜捨與世於繼竹園波

伏見余松下見林一休諫後小松院和歌記

涼環書見盧大藏每歲或盛身出以涼環 同上

治東新里山谷者蓮宗淨業之月道而

最却之要區也 宣川一草道答雲石記上

以和歌題賦詩 斯鮮由小松藤侍從昭光應制百首

詩序云詩之和歌祭情不異妙境又同然詩責

嚴正和歌責優美不能相通焉今以和歌題賦

討則偏優美檜之漢廷則各實奸錯以棟葉

為秋冬之類是也又有上古詩賦所未曾咏

者秋薄喚子鳥之類是也 同上卷二

林松鳥等先生東國通鑑序云朝鮮必種類在

鴻荒之世檀君開其國而自中華入治之者以箕子

為祖初有朝鮮之域悉入於漢以為郡縣厥後中

華号命不及殊域由是種類分為數部其

為其君長者三所謂三韓是也三韓各改其名

馬韓補百濟辰韓補新羅辨韓補高麗當
李氏治中葉而二韓滅而新羅一之五季之始王
亦并吞焉辨辰德号而曰高麗逮宋氏握大
宝而高麗李氏代王氏統三韓復朝鮮号
是其大者也 曰上

又云泰伯至德而基我王跡箕子有仁不以聞
彼土地釣是先聖之所補也共與東方君子
國者不亦宜乎 曰上

會津老臣友松氏興時嘉人編次孟浩錄自跋其
後云為士先不為三子之所笑而後孟子之所
學可得學焉 二葉名松雲子孟浩錄二序 上同

兵庫棒公碑云嗚呼忠臣棒子之墓是乃
水戶相公所建以改觀當時垂跡不朽也 三定九十四年

南人之疑於北方有千人惶惶北人之疑於南方有
百斛之舟 藤維模詩說 曰

夫曰秋正朔辨

伊藤長胤

三代建正之說興而世之學者各立己見互判則戶
紛糾膠輅狗偏執已取訟喧喧莫之或辨
過也其說愈繁其辨愈惑至一要由不得其說
云且夫欲正疑者莫如就其人則之期且信也春
王正月之文聖人之筆也聖人已沒其道在六經
故春正月之文其固乎否當就其經證之也從前諸
儒雖知之證六經而皆師心解經主改者遇不
改之文則沒而不書主不改者遇改月之義則諱
而不錄此所以不得其說也或謂周人專用建寅之

正未嘗改夏正春秋時月皆用夏正也請明其說之不可從焉
子七月之問曰年則苗稿葉且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
年春二月無冰衰二十八年春無冰莊七年秋大水無
交苗定元年冬十月雨霜殺穀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
至昭二十二年二月日南至雜記孟秋子云正月日南至可以有
事于上帝七月日南至可以有事于祖若曰周仍用夏正
耶則春之之也冰也秋之無交苗也冬之無雨霜也何在
其為夏也而紀之哉又安有正月日南至七月日南至之說也
年是曰周書月夏正者不可從也或謂周自建周正
以建子為正詩書孟子子月載皆建子之月予亦請
明其說之不可從焉詩云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若曰二月
部言載離寒之者及七月日一節其記時月也曰四月
秀葉五月鳴蟬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等語及周宣
所載山言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等語仲夏
擊土鼓以迎暑中秋迎寒之文此之司明惟季春出大

秋納火若曰夏書用夏正耶則如此等語考之夏正
則合而律之周正則否是曰周專用周正者亦不可從也然
則奈何元儒張敷言曰周之正朔月數皆改又其朝覲聘問
頒相授時凡筆之於史冊者則用特王正朔月數其民俗之歲
時相話之語言則皆以宣月起數如後世者自若也而春秋
別書王正月以分民俗唯王錫爵討又同其說引正汲冢周書曰
我周王致伐於商改正夏曆以垂王統至于教授民時巡狩
燕享子猶自夏焉故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人誠改正朔
尊而夏正固未曾廢也嘗時行華之言其後時王之制若春秋
所載夏而已而民間猶或襲稱夏正故詩若禮時二難亦則
議論之書亦紀載之書異也予從其說以為周人二正兼
用而其春秋則記明用建子之正而夏正之便得天時之
宜能用人亦不能廢之也行于民間想商人亦必如此故孔子
特舉告發子自漢以還十有餘年通行不易其得
天時之正合聖人之心亦可見矣然二正互用亦有其

據辛巳風周人之詩也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今之十月也
繼之曰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字處是周人固以十
一月為正也二之日栗烈今之十二月二陽之月也繼之
曰無衣也何改年歲是周人以十二月為歲終
也同一歲也曰改者時王改命自人為之者也曰終者天
運一週自然而終者也其年行可見矣然其見
于經傳者周政則多而真正則寡故春王正月
今之冬十一月也故聖人曰行夏之時謂之時則
周不唯改其月併其時而改之亦可見矣其次
春冠王者何哉王者之頒令不在春而在正
此所以春首首于王也

同上

博采各賢之集五卷六冊書林林九
成編集凡作者十人又百十二篇始于
元祿甲戌成今茲成書云

古心錄十三卷 年海卷

宝永紀元仲秋三日結書

憲

